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漢譯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甞倦

朱子語類

寓錄

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

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

又

賀孫錄

凡以勞苦之事役使人已須一面與之做方

可率之如勸課農桑等事須是己不憚勤勞親履畎
畝與其句當方得

饒雙峰曰大凡事使人爲之則易身親爲之則憚其
難先之勞之皆不僂於己之事所以易倦況子路勇

者易得始勤終怠故夫子以喪倦勉之

王宇泰曰問勇者喜於有爲如何又易倦曰喜於有爲祇是意氣程子云此意氣能得幾時須是喪所喜喪所厭祇平平常常爲之始是喪倦是爲可大可久之事業是蕩蕩平平之王道

鹿伯順曰論政而以身先非好爲責備身不先人自不從此天地間不易之機竅喪倦不在先勞外先勞之所以難者政以易倦也先勞豈一二日可報最者請益二字原自不患耳

孫夏峰曰上下文祇一意聖人非因子路所長迥以先勞是萬古治亂盛衰之所繫非因子路所短益以喪倦是萬古自治而亂自盛而衰之所繫

陸稼書曰先勞喪時不然喪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於處常勞於處變先勞不專爲民而然實已自當盡之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尙落後一層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程子之說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知也

朱子文集

答李守約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

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許白雲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注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祇就有司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崔東壁曰人之才不必皆長而事亦往往有棘手者法太密則人皆有慮患避事之心以因循爲得計而事之廢弛者多故小過不可不赦也庶官不得其人則雖先之赦之而亦喪益於事故所重尤在舉賢才有一官卽擇一能治此官者而付之理則身不勞而政畢舉周公立政之篇所以必以三宅三俊爲要務也此雖爲爲宰者言之其實治國治天下皆若是而

已矣

饒雙峰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己之聰明爲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如仲弓之言局於所知之有隄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喪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蓋好德人有同心推賢人盡響應俊乂可以咸登羣策可以畢舉豈必士盡我知恩自我出邪嗚呼大哉胡敬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孫夏峰曰以天下之治付之天下之人至用天下之人亦仍付之天下之人總是持寬大尙體要我與天下俱遊於簡易之中

汪雙池曰夫子告它人爲政皆矯其所偏此告仲弓爲政是成其所近先有司赦小過皆寬洪簡重之道也

又曰仲弓慮喪以盡知一時之賢才亦是心闊大處及夫子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則廓然大公仲弓之慮適見其小矣祇我知我舉人知人舉優已喪所不包謂人感我好德之心而各舉亦可謂人知之而告我亦可謂我所舉之人汲引同升亦可卽我未及舉而它人舉用亦可總之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各主一偏徂見紛遷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喪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喪所苟而已矣

朱子語類

植錄

事不成是麤說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

竝此理亦喪矣禮樂是事之理安頓得齊整有次序便是禮喪菲爭之意便是樂

又

太偽錄

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不成則

禮樂喪安頓處禮樂不興則喪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

又

寓錄

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賈父也以兵距父是以父

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事旣不成則

顛沛菲亂禮樂如何興荆罰如何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

又

安卿錄

問胡氏之說是論孔子爲政正名事理合如

此設衛君用孔子孔子旣爲之臣而爲政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冒北面喪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之做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淺不爲之臣矣

朱子文集

答范伯崇

熹嘗問李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

蒯瞶父子祇爲喪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瞶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祇看輒之

心如何爾若輒有距父之心則固喪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距蒯瞶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豪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諭以謂蒯瞶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距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鐘爲臯愈大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距得臯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

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論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祇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裏至裏祇是一逃而去之便喪一事都不見其它方是直截

并蟬菴

觀祖

引劉氏曰或問孔子正名當何如曰使

衛君虛心待夫子爲政人不與適政不與閒惟惓惓於父子一本之良感動主心而以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者轉移國人之觀聽使輒翻然悔悟迎父瞋而遜之位蒞瞋卽晏然受之猶愈於輒之立也或曰均

一叛父也舍輒而立贖於義何居曰此專爲衛輒言
非爲蒯瞶言當立也蒯瞶父子之倫彼一時也輒父
子之倫此一時也時移事異舍見在之綱常而膠先
君之成事是重之逆也使蒯瞶稍有人心旣反國而
不自立然後輒不得已而受之而所以處父子者克
盡其道庶幾名分肅而人倫正矣曰使以夷齊之義
揆之則父子俱所廢以立公子郢爲正乎曰廢輒立
公子郢周天子義也非臣子可得而議也曰後世喪
霍光趙汝愚乎曰以孔子處衛必當有潛移默奪之
權不至爲霍趙之事如感格得輒父子則已父父子
子矣何必郢賢然而衛雖待正而孔子終不仕衛者
亦以衛事已定而輒之逆天理害人心者終不可與

爲善也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已

王船山曰胡氏立郢之論雙峰辨其非是甚當孟子所言易位者唯賢戚之卿可耳據馮厚齋所攷子路此問在輒立十二季之後雖賢戚之卿爲之已晚矣春秋書齊弑其君商人商人弑君之賊齊人君之而又殺之則書弑豈有十二季之後業已爲之臣而敢行廢置者乎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夫子不距而但言正名則固許委贄於衛輒之廷矣聖人因時措宜視天下喪不可爲之事豈介介焉必立郢而後可哉輒之臯不在於得國而在於距父則靈公初薨輒未偪兵以距蒯瞶卽爲天子方伯者立輒亦喪不可天子方伯固立輒輒固不立而讓其父然後以大

義抑輒而使立焉仕蒯瞶於王國可也迎蒯瞶以終
養可也蒯瞶怙惡不聽天討且加而後輒可逃也輒
逃而君衛者猶有靈公之嫡孫疾在而不必郢此中
子之所以君孤竹也然凡此者天子方伯任之而非
臣子之事故夫子且許之爲政而曰必也正名乎則
亦就其旣陷於辜之後弭其距父之惡去禍祖之名
迎父以歸養而已蒯瞶之爭輒激之也輒之逆南子
之黨成之也輒而正名以迎養得夫子以爲之相則
蒯瞶之安於歸而就養亦可卜九得也使其不然而
輒乃有逃之一策在顧其逃也須待之蒯瞶歸而不
戢之日爲臣子者何事豫爲非常之舉動輕與廢立
之爲哉

用誥謹案胡氏之說朱子集注載之饒雙峰謂若欲行此須是孔子爲衛世卿而有權力王船山亦以已爲之臣而行廢置爲疑皆於朱子之論未審朱子荅范伯崇云進退可否祇看輒之心何如若輒有距父之心則固壘可論若有避父之心而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又語類云須先與斲約如此若輒不能然孔子洩不爲之臣是所謂夫子爲政者是輒改過遷善舉國以聽而後爲之正名也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者是輒避父辭君位不居而後如此行之也使輒不悔禍孔子洩不爲衛國之政胡氏以子

路倉輒之會爲非義意可知矣安得以世卿
易位廢置之說相比而議之哉

黃薇香曰蒯瞶喪幾諫號泣之誠以刃刺母迨其父
執母手以登臺力窮而奔出奔以後其父若母必徵
成其平日之不孝而臯愈彰靈公受晉趙鞅援手之
辱誓不服晉民亦公憤而願受五伐之苦蒯瞶奔晉
主鞅旣失子道復授敵以覬覦之謀尤衛人所心庠
者靈公旣卒國人以嫡孫當立而立之蒯瞶於父喪
未葬以讐師襲國父歿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且趙鞅
有積忿於衛因偕之以誅滅蒯瞶洩不能止之衛人
於是欲距鞅不能不距瞶公穀二傳有以王父命辭
父命之文此衛人距敵之說不得已而出此也厥後